

# 美中分團報告

萬建心

## 倪義娜修女的心聲

1-3-2018

新年伊始，萬象更新！這原本是小時候我學著寫作文時候最喜歡的開篇詞，今天藉著她來抒發義娜內心的感受，深感貼切。首先特別感謝新梅和惠群二位恩人的邀請，讓我能夠有機會與服務團的朋友們分享內心深處的聲音。2017年為義娜來講，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天主的雨露滋潤，灌溉了義娜的心田。很多人知道我在這一年在美國芝加哥省會9月8日宣發了終身聖願，但很少有人知道在這之前發生過什麼。

認識基督服務團要追溯到我人生最為低落的時期。2014年的6月份，在我爸爸還重病在身，癱瘓在床的時候，唯一的弟弟突然被診斷為尿毒癥晚期。那時候的我覺得是晴天霹靂，不知道天主的聖意究竟是什麼！在幾經掙扎之下，沒有直接回家，一直在等待天主的聲音.....2014年11月1日父親二次腦溢血，我於11月3日凌晨2點返回蘭州，父親5時安然離世。接下來的就是漫漫長夜，因為不知道弟弟的病情會繼續惡化到什麼程度。在黑夜中，唯有上主是我的避難所，我的磐石和保障。

2015年的4月份，我接受服務團的邀請，在洛杉磯參加區團大會，那時候去參加區團大會的動機只有一個，就是陪著新梅，因為Art剛剛過世不到一年，我們常在一起聊天，買菜，總之是她陪著我，我也陪著她，共同攙扶著走過人生的冬天。那時候的我很渴望從天主那裡得到一個繼續前進的標記，可是不知道從哪裡獲得。直到我們在徒手攀爬優勝美地國家公園的瀑布時，我找到了答案。服務團的一些弟兄姐妹們當時很擔心我，因為我沒有帶食物和水源，獨自攀上瀑布的頂端。是的，這是一次非常冒險的旅途，可是，也是在那一刻，我找到了內心渴望的答案，非常喜悅的從瀑布頂端回到了我們約定集合的地方。至今仍然記得你們大家的音容笑貌。從那一天起，我不再悲觀，不再難過，不再怨天尤人，堅決的從內心深處做了一個決定--堅持。

這個決定一直到了2016年12月8日準備入大願初學的時候變得更加徹底，因為那時候我已經決定永遠以聖神婢女會修女的身份面對弟弟和家庭一切突如其來的不幸。可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2017年1月26日，弟弟突然被醫院召喚，在次日成功的接受了腎臟移植手術，目前恢復良好。

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悅於天主，我的救主！

親愛的服務團的弟兄姐妹們，我為什麼要和你們分享這些經歷呢？目的只有一個：勇敢的信賴天主吧，在天主內沒有難成的事。完全的交付自己吧，因為天主的恩典大過我們的願望。我也非常感謝你們每一個人，在天主的緣分內，我們相識。在天主的計畫中，你們相伴我走過了那一

程。在 2016 年 9 月 8 日宣發終身聖願的那一刻，我深深的感到被天主愛著是多麼的幸福，天主的盟約是那樣的堅實可靠。義娜也會在未來的修道生活中常常為基督服務團及中國教會祈禱，願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像鄭神父所鼓勵的「猛士」一樣為天主的國貢獻己力。



## 與樞機交往中的一些溫馨回憶— 信仰，理想，行動 鄭治明

輔仁大學與單樞機基金會於去年十月合辦單樞機逝世五週年紀念研討會，邀請基督服務團就樞機與服務團的關係發表報告。我是奉總團長命，提供一些資料給他參考。在下面和大家分享：

主曆 1965 年 2 月中，彰化靜山雷雨交加，大雨滂沱！靜山避靜院單國璽院長把曾受鄭爵銘神父感召的同學們召集到山上，舉辦一周的避靜，重溫回歸天國半年多的鄭神父先知性的思想，理念和叮嚀 --- 平信徒，尤其是青年平信徒，要立志在教會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改造自己，改造社會，改造世界；團結起來，同舟共濟去實現光榮天主，服務人群的興教建國理想。單神父和鄭神父兩位偉大的青年導師，在 1963 年靜山相遇，結為知心好友。單神父深深地被鄭神父的堅固信仰，精神理想，國學基礎，滔滔口才所吸引。同為耶穌會士，單神父非常欣賞鄭神父把聖依納爵的“神操”中國化和時代化；用革新，動員，戰鬥和凱旋的的四個人生大戰過程來激發青年們改造自己，充實武裝自己，響應基督君王的號召。鄭神父講道理時，單神父幾乎每次都盡量全程聆聽。1964 年鄭神父在靜山的最後一次給青年學子主講避靜時，用劉邦稱帝後衣錦還鄉時所做的詩歌為開場白：「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單神父後來

對我們說，鄭神父預感不久將榮歸天鄉，用這首歌作為他最後的遺言。當時（1964年2月）他已整理了鄭神父過去的講稿，準備一旦鄭神父支撐不住時，要上台接力完成避靜！在1965年單院長神父給我們講避靜的時候，有好幾位聽講同學（包括我在內）當年要出國留學。當時台灣經濟落後，青年學子都是風行留學，而且是留而不歸。那時有句順口溜「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就可見一斑。那次避靜中，我和單神父有深入的個別談話，他仔細詢問我的人生規劃。我向他告白：因為前幾年我在全國留學考試成績優異，遠房公公故宮博物院蔣復璁院長帶我去晉見于斌樞機。他老人家除了給了我許多的祝福和教諭外，還熱情邀請我學成後，到輔仁大學任教，在台灣高等教育界提倡天主教的核心價值。我毫不猶豫，慷慨地答應了。單神父很高興知道我逆勢的決定，讚許有加，而且強調我們青年人「出去是為了回來；回來建設我們的社會國家，振興我們的教會」。在那次避靜快結束時，單神父向大家告別，鼓勵我們常來靜山，突然話鋒一轉，語重心長地把荊軻刺殺秦王前的悲壯誓言「風蕭蕭兮，易水寒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改為「風蕭蕭兮，靜山寒；壯士一去兮，必復還」！又強調了「我們出去是為了回來」。「壯士一去兮必復還」！我心領神會，把單神父的期許深深地埋在心中。1973年夏，我出國留學後第一次回國，是應唐榮鋼鐵公司聘請，擔任顧問。當年已有好幾位基督服務團的團員回國服務，在政府界，學術界和企業界擔當重任；而且在社會風氣，社會公益，尤其是環保節方面有傑出的，先知性的示範和表現。除了佩服之外，心中曾有不如歸來的想法。不過次年，我在美國大學獲得難能可貴的終身教職，考慮孩子的教育等等因素，我終於猶豫了，最後黃牛了。但是內心是非常的慚愧，尤其是對單神父（時任徐匯中學校長）感到無比的歉意。但是當我去拜訪他的時候，他毫無責備之詞，反而鼓勵我在美國的學術界奮發圖強，取得優異的成果；來日方長，將來一定會有機會回饋鄉里的。我被他老人家的仁慈寬恕感動萬分，唏噓不已！

主曆1994年初，突然接到一個電話，素昧平生的台大經濟系學長牟宗燦博士說，經知名人士推薦，想邀請我回國，到花蓮共同開創台灣最後一座國立大學：東華大學！（註：東華大學的確是由無到有，拔地而起的最後一座真正的國立大學；不是改名或合併而來）。但是我又猶豫了！因為我那時已旅居美國29年，和台灣社會，學術界完成脫節了。面對在國內接受一個層級相當高的學術行政的挑戰難免有心虛的感覺。這時，經過祈禱後，我終於向我心儀的單主教（時任高雄主教）請教了。他毫不遲疑地勸我當機立斷，接受這個邀請。他認為機會難得，稍縱即逝，應該把握住。單主教真是我的貴人，他這一番話，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規劃，讓我能下定決心在隨後的17年，投身於台灣的高等教育，培養了許多優秀的青年學子（現在擔任大學教授的就7人之多；其他在政府界，企業界也有不少佼佼者）。還有，我因此有幸在台灣陪伴我母親一直到她老人家回歸天國！真是有福啊！

我在台灣17年的教育生涯中，有幾件和樞機有關的溫馨事情值得回憶

- ◆ 我曾擔任一屆基督服務團總團長。在任期間著手規劃「四川基金」，紀念英年早逝的故總團長姚四川兄弟。他早年投身方興未艾的台灣電子業，成果斐然。他擔任仁寶工廠廠長時，為重建毀於火災的工廠，積勞成疾而回歸天鄉。而當年和他一起創業的夥伴後來都成為台灣的電子新貴。那年正逢四川逝世十週年，我想也許趁大家記憶尤新，在感動的時刻，可以募集一些金額，來開創一個服務團的公益事業。可是想到台灣社會的複雜關係，又涉及四川的家人。勞師動眾以後可能一無所獲。於是我又猶豫了。在祈禱後，我再度想起單主教老人家，決定向他請益。他說我的出發點很好，和大家溝通後，可以放手試試。盡人事，以聽天命。結果如何，交給天主。所以，我們就決議推動了。服務團團員歐晉德副市長（曾擔任基督服務團總團長，傳協總會主席，國工局局長，台灣高鐵董事長）還親自寫邀請信給四川的老同學；老同事（電子巨頭溫世仁，林百里；許勝雄等）。募款回應還不錯，但我們不知確實的金額。到了基金在台北舉辦成立大會的慶典那天，雷雨交加，大雨滂沱。張宇恭神父（曾任基督服務團總團輔導；輔仁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副校長）歎息說：「可惜天公不作美」。不久，仁寶董事長溫世仁冒雨專車趕來，遞上一張豐厚的支票，代表四川所有老同學，老同事的敬意；為四川基金提供了出乎我們意料的巨額啟動基金。我對張神父說：「什麼天公不作美；這叫風雨故人來！」。站在旁邊的狄剛總主教發出會心的微笑。而我卻是讓時光倒流，回想起單院長在風雨交加的靜山上的叮嚀：「風蕭蕭兮，靜山寒；壯士一去兮，必復還」。後來四川基金併入樂銘文教基金會運作（注：「樂」是取自聖吳甦樂女修會中華省會，「銘」是取自鄭爵銘神父。樂銘基金會是台灣教會裡，第一個由修會和平信徒共同推動的基金會。經由基金會，基督服務團參與海星小學，海星中學和文藻外語大學的經營管理。是教友積極投身教會工作的典範）。
- ◆ 有一天服務團團員胡僑榮（後來擔任基督服務團總團長）打電話給我，轉告單主教在高雄和他見面時說：服務團送給他的權戒已磨損了，希望我們送他一個新的戒子。我就請內人傅燕萍和服務團團員謝國權的另一半程香玲去金店打造一顆鑽石戒子，上面鑲嵌基督服務團團徽。單主教很喜愛，經常戴在手上。這充分顯示單樞機對服務團的情感。他從 1966 年擔任靜山院長時就開始偕同賈彥文總主教（時任台南教區副主教）主動聯繫受鄭神父感召的一批熱誠的公教青年，鼓勵大家要堅持初心，團結一致，結伴成聖。他親筆撰寫服務團團章，後來正式定名成為「基督服務團」，並得到賈主教的熱烈支持，在台南教區先行批准成立。（又記：今天在真福山樞機文物紀念館看不到他的鑽石權戒！我們祈求聖神光照，來年權戒原璧歸趙，再現真福山樞機文物紀念館）。
- ◆ 2001 年樞機打電話給我，希望我和燕萍隨同台灣團參加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辦的亞洲家庭大會；並代表台灣團在大會致辭。記得當時參加的還有中山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蘇其康院長及夫

人（後來蘇院長曾擔任文藻外語學院校長）。我當時洋洋灑灑把台灣天主教會的現狀和歷史寫成冗長的稿件，但是心中總是覺得不踏實。當樞機走過了和台灣代表團打招呼的時候，我向他坦承自己有點緊張。樞機笑著說，不必緊張，並可以提提台灣教會的橋樑教會功能，以小博大。果然，輪到我做報告的時候，聖神光照；我脫稿演說，滔滔不絕談起台灣天主教會因為文化和語言的優勢，具有橋樑教會的功能；在中華民族的歸主，福音廣傳神州大地方面可以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結果是迎來一波又一波的熱烈掌聲。我斜眼望去坐在主席臺上的樞機，仿佛看到他會心的微笑；心中不禁有一絲絲的得意。

- ◆ 樞機給我的印象總是非常冷靜沉著；即使面臨驚濤駭浪的災難困境，也是舉重若輕，處亂不驚。可是有一次被我見識到他老人家傷心激動顫抖的場面。原來樞機在 2007 年夏就診斷出患有肺癌，但是他坦然處之，在祈禱中得到“為什麼不是我”的認知，力量和恩寵。但是他知道自己來日不多，對念茲在茲的真福山計劃希望服務團列入重要工作計劃。在 2007 年服務團台灣區團年會中，把托孤心態表露無遺；聽說他老人家甚至聲淚俱下！但是我沒有參加開會，沒能看到。而且這樣重大事件按服務團體制，必需在總團大會討論通過。在到了 2009 年總團大會在文藻外語大學召開前，樞機應美洲區團代表的要求，在靜山給他們一個單獨的避靜和交談。他又把真福山的理想願景詳細闡述，聽說講到後來也是聲淚俱下！但我那時屬台灣區團，沒有參加親睹。大會開始後，樞機每天參與。首先他發現真福山的計劃沒列在大會議程中。兩天會開下來，從來沒提過真福山。這下子樞機激動起來，要求發言時間，很感性地述說他的難過心境。甚至把自己比喻成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於是主席團緩頰解說，因為議程早已印出，無法列入；但是會在臨時動議時間討論，並沒忘記！次日樞機不在場時，臨時動議中討論服務團投入真福山志業的提案，在表決時，幾乎所有在場的代表都舉手贊從。只有楊豫台因為忙著負責錄影，沒能舉手。但是天意難料，兩年後，豫台和他太太楊薇嬰提前退休，回台灣到真福山全心，全力，全靈地服務奉獻，至今已七年之久。（據說，樞機得知豫台夫婦要來真福山獻身工作時，曾寫信給他們，說他感動得老淚縱流！）。
- ◆ 我從東華大學退休以後，又在元智大學擔任專任客座教授五年之久。有一天，和服務團有深厚淵源的江行全副校長打電話給我，說樞機臨時表示希望來元智大學，給同學們談談他的生命告別之旅；並邀我一起到台北聖家堂去接樞機來校。去元智途中，我一路和樞機聊天，只見他神采飛揚，津津樂道他這些日子全台灣跑透透，講述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可是我心裡一直嘀咕，這樣匆匆的臨時安排，會有幾個學生來聽講？後來到了禮堂會場，大吃一驚！巨大的禮堂擠滿了上千的學生！！都聚精會神聆聽樞機的生命告白，臉上都自然流露出驚奇，佩服的表情。演講後的提問也是欲罷不能。我才深深體會出樞機對非基督文化的台灣主流社會

的影響力，震撼力！他身體力行，用生命傳揚了天主教的核心價值觀。他對台灣社會風氣，民俗和國家形象留下了永恆的腳印！樞機，我佩服您，我崇拜您！我會永遠記住你對基督服務團的期許：一個有信仰，有理想，有行動的平信徒精修團體！同舟共濟，結伴成聖！！樞機，請在天上為我們代禱！！

## 敬賀何文友大哥九十嵩壽

### 並導讀他的大作〈我為甚麼常說：感謝天主，謝謝神父〉 鄭治明

2017年是一個充滿恩寵的一年！是聖母在葡萄牙法蒂瑪顯現一百週年，也是何文友大哥九十嵩壽的禧年！文友大哥是我最佩服的資深老團員之一。三十多年前我負責北美團務，特別找了機會開車到西維吉尼亞(West Virginia)深山的煤礦城去探訪他全家。大嫂做了一桌拿手好菜款待我們，大家相談甚歡。他們的三位小孩John、Joe和Theresa，活潑可愛，給我很深的印象。我從台灣東華、元智大學退休後，回到美國Atlanta定居；常有機會和文友兄相聚，就近領教前輩的訓誨。知道他是位和基督服務團有深遠淵源的長者。在青少年的時代就就跟鄭爵銘神父的第一批學生流亡到越南西貢；以後經由鄭神父的安排到西班牙留學深造。1956年于斌樞機在越南倡辦自由太平洋事業，文友兄就「奉團體命」和溫天錫，劉前沐前往投身效命，開創服務團的「共同事業」(你們看，這種觀念很早就有了!)。此後，文友在越南僑界，天主教會，新聞界非常活躍，是炙手可熱的人物；還協助老團員溫天錫成功籌辦了「聖心中學」和「自由太平洋英文書院」，造福許多學子，包括幾位由於印尼排華而經鄭神父安排來越南的服務團青年朋友。可是好景不長，1976年越共大舉南下，迅速佔領了西貢。文友兄變成被尋找的對象。經過好幾位當地神父的幫忙和張宇恭神父的鼎力相助，才能驚險地經泰國曼谷，輾轉來台。在台灣台北教區，為賈總主教效勞。後來經由美國對越南難民安置計劃移民來到美國；一切從頭開始。文友兄在超市工作，幺英嫂在會計事務所從事簿記工作，含辛茹苦把三位小孩撫養長大，都受到優異的高等教育：老大John從美國空軍官校畢業，服務期滿後，又獲得電腦碩士，目前在Atlanta工作，就近照顧父母；老二Theresa獲得University of Georgia的藥劑學博士，目前在芝加哥工作；老三Joseph獲得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機械工程學士，目前在Texas電力公司高就。他們三人的結婚聖事，均由文友兄在西班牙時代的老友張必剛神父主持。現在，文友伉儷已有八位孫兒孫女！皇天不負有心人，恩賜他們兒孫滿堂。文友兄親身經歷內戰和越戰，見到戰亂的悲慘；在他八十大壽時就用八個字來感恩：「戰爭和平，感謝天主」，令我動容。今年在他九十嵩壽之際，特別寫了一篇大作「我為什麼常說：感謝天主。謝謝神父」，回顧他九十年的歲月，充滿了對天主的感恩之心。他特別強調，在他生命中許多關鍵的時刻，艱苦危險的困境中，都會有神父出現，協助他度

過死亡幽谷，絕處逢生！可以說他的許多生命情節環環相扣，差之毫釐就失之千里。可是每次護守天使都派遣神父貴人伸出援手，讓他關關難過關關過！我建議各位在閱讀何大哥的文章時，懷著兩種省思：第一，我的人生當中很多關鍵轉折點，是不是都有天主的護佑和旨意？第二，我們發自愛心，對別人做一件好事，幫一點忙，說句鼓勵的話，可能影響他（她）一輩子（你自己不一定覺察到或者根本忘記了）。請欣賞下面何大哥精彩的文章：

## 我為甚麼常說：感謝天主，謝謝神父 何文友

為我個人來說，我能活到今天，真是上主賜我最大的恩典。我何德何能，接受上主如此厚愛！

照我們中國人的說法，我是個九十歲的老人。我所經歷的歲月，大部份是在上個世紀，我常對人說：我是廿世紀的人，請大家不要見笑，我只想在信仰的角度，談些生活上遭遇的事，和大家分享。

上個世紀發生的大事，我不敢說，全都見過。但多少都聽聞過，當然很多我都親身經歷過。幸運方面，當年整個國家風雨飄搖，戰亂處處之時，由於我生長在窮鄉僻壤之農村，遠離城市，沒受戰火波及，算是萬幸，但亦因為有機會升學，接受教育，有各式各樣的老師，傳播各種的思想，認識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體認到現實社會潮流中，如何給自己定位，應付面臨的思想鬥爭的問題，在那個年代，知識份子的生活，不只是為斗米折腰，更重要的還要為意識形態的問題求自保，人與人之間，互相猜疑，彼此之間難於溝通，實在非常苦悶，所以在當年我沒有被左右派的份子拉攏去，自己維持住做個教友的立場，生活下去，我之有這樣的態度，正是天主讓我出生在一個有信仰的家庭，從小到大，朝朝暮暮沉浸在家中早晚的通功祈禱聲中，接受我的信仰生活。生活在那個只有幾家人的小鄉村，沒有學校，更勿論教堂了。平時我們是無機會去教堂的，逢年過節的大日子，才會全家人去聖堂參與彌撒，我只在十歲那一年，因為主教出巡各堂區，要為適齡兒童施行堅振聖事，本堂神父要求各家教友送孩子前往學習要理，主教來了，聖事領完了，留給我腦中的是領完堅振聖事後要作耶穌的勇兵。這一點令我永記不忘，是我一生生活的指針。因為有了這一基本認識，使我在長大後面臨決定性挑戰時，我知道要如何作決定。

大家都知道，一九四九年中國發生的變化，可謂是空前的，可以說，那是中國從九一八事變後包括八年的對日抗戰在內，中國人民受到戰爭的災害，在整個大陸到處逃亡之後，再一次的大逃亡潮，奔向世界各方，那應該是中國歷史上每次改朝換代時必然發生的悲劇，但這次的現象與歷史上發生的逃亡潮，其最大的分別，不僅僅為逃避戰火或飢餓而逃亡，而是因為一場空前的思想鬥爭而逃命。所有不願接受那套唯物意識形態的人，情願離鄉背井奔向海外，落腳他邦，以求

生存。這就是那個時代的現象。

我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時代，承接中國百年戰亂的環境長大的，據我母親告訴我我出世的那天晚上，家裡只有我祖母一人在旁，所有男人都避到山莊祕密地方過夜，因為地方上惡勢力常在夜間包圍村莊抓男丁去當兵，可幸，我家在我曾祖父時已信仰上主，距今亦有一百五十年了。全家老幼幾代人都篤信上主救恩，從不間斷，深信神父或傳教先生告訴我們的，信就得救的道理，我常慶幸自己有機會上學讀書，這在當年在我所處的環境確是很特別的事，亦因為如此，常有機會接觸一些受過更高教育的師友，聽他們談論一些思想問題，知道了我們的信仰與當年風行的唯物主義是兩種完全相反的思想，使我認知如何應對那時常有一對年齡與我相近的青年男女常來我家，想說服我去參加他們所做的[革命工作]，初時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去堂區請教一位神父，他告訴我說：教宗庇護十二世頒布通諭，教友不能參加共產黨，參加了就自動開除教籍，不能領聖體。這使我肯定不能同意那對青年男女的邀請，於是他們在其他村落召開農會時，當眾宣佈我是一個[反動份子]。這一罪名傳到我耳中令我自覺問題的嚴重。但要如何解決，確實難得答案。

但是，世事真難逆料，國共之間內戰，共軍的節節勝利，整個國家貨幣貶值，學潮四起，通貨膨脹，這種亂象，實在不堪設想。關連民生的交易，貨幣已完全失信於人，怎麼辦呢？小生意的恢復以物易物，大商家交易來往的多數以外幣申算，國家至此，既無法律系統可言真是不堪回首。在這時刻，為我個人而言，亦是禍不單行之年。1949年的新春元旦，全家喜氣洋洋時刻，突然有人來報喪，說我外婆於除夕晚過世，我陪媽媽奔喪去，事畢回家，見我伯父病重在床，醫生無法挽救，突然逝世，全家傷心異常，春節後我回校上課，那是我高中最後一年，可以說心情是在非常煩悶的情況下回校的，自身唯一知道的就是要特別為去世的親人的靈魂祈禱，這是一個教友家庭必做的功課，可是更不幸的事突如春雷罐耳，我突然接到電報說：母親病重，要我回家服侍左右，我媽只生我一人，我只有火速回家，可惜同樣是無藥可救之病，在家拖延了一個月，我又送走一位至親，我要怎樣接受這一連串的不幸之災，實在非常痛苦，一個人處於國事混亂及家禍接二連三之情況下將如何去面對現實的生活，真的不知如何是好。雖然依然回校上課，但是，老實說：整個心理是完全崩潰了，天天都是過著垂頭喪氣的生活。然而，什麼力量使我勇敢站起來接受生活的挑戰呢？沉思之後使我想起，平素在聖堂唸經時那段短短的經文：耶穌救我！耶穌救我！聖母瑪利亞可憐我，護守天神扶助我，保佑我平安過今夜「日」，免得魔鬼昏迷我，耶穌基督常受讚美，亞孟。做為我每天祈禱的經文。

就在國難家災重重壓力下的我，一件很特別的事發生在我的生命中，那是我因丁母憂回校上課後的一個週末，我無意中遇見一位同鄉學長從上海回來，我沒問明所以，次日，我依例前往廣東汕頭市內主教座堂參與主日聖祭，意外在聖堂外遇見一群外地來的青年，好奇心使我看個究竟，忽然間一位穿著淺奶油色長衫，頗有仙風道骨的神父問我：你就是何文友嗎？我被這突然

一問有點意外，不知所措，站在身旁的同鄉學長告訴我，他就是他信中提過的鄭爵銘神父，說來奇怪，我們雖是首次見面，好似一見如故，同時約我談話，他住在主教府樓上，我依時抵步，神父的談話鏗鏘有力，層次分明，他給我分析國家當前的形勢，共產黨很快就會統治整個大陸，教會必將遭受災難，身為教友的你將作如何打算？我無言以對。我雖然知道在蘇聯和東歐教會的遭遇，但從未為自己的處境作過任何打算，理由很簡單，我生來就是一個農村的的孩子，既無財力亦無人脈，怎知去那裡呢？但是鄭神父告訴我，其之專程從香港飛來探望那八位自上海逃亡出來的青年就是為了保存信仰，情願離鄉別井，為國為教保存點實力，以備將來之用，你有勇氣加入逃亡嗎？我被神父這樣一問，腦海頓時一亮想到聖經上耶穌說的：誰願跟隨我，該離開他的家人，這一剎那，使我下定決心，追隨鄭神父的號召，逃亡天涯，但是去那裡呢？神父說：不知道，可能是西班牙，因為神父途次香港，本來就是奉命前往西班牙避難的。

對於這個前所未有的決定，我在暑假回家後，曾經在老祖母，家父和我的一位堂兄面前有透露過，由於他們素來不問政治，事實上對我所提的遠行計劃，亦不是很清楚為的是甚麼，直到共黨來後才明白真正的原因，這一點是我的大舅父給我的回信中提示我，只要我在香港外地可以站得住腳，就不要回來，因為有很多位我的同學來查問，我人在那裡。只此一臬，當我回顧一生的經歷時，如果沒有遇見鄭神父，讓我有機會離開共黨的統治，我的命運一定不是今天的樣子，這就是我常說：感謝天主，謝謝神父的原因之一。

一個人的一生遭遇的事情常常是不由自主的，有的來得很突然，好像我的遇見鄭神父，沒有與他相遇，我一定不會離家出走，躲過共黨統治初期的惡劣歲月，當然，逃亡的歲月不能說很是快樂，所經歷的困難都能迎刃而解，並能在西班牙政府協助下，把書唸完，可謂萬幸。然而，一個特別的機遇又來找到我們這群追隨鄭神父的學生，這位有先知性的神父告訴我們，值此國難教災的歷史性時刻，身為基督徒的我們，有義不容辭的責任，為國家與教會做些事，做甚麼呢，一切聽上主的安排。

機會真的來了，這話要從一九五四年在瑞士的日內瓦舉行的印支和平會議結束說起。該協議將越南從北緯十七度分為南北兩部，北部由越共統治，而南方則建立一個新的共和國，但是由誰來領導呢？支持這個新共和國的美國政府沒有適當的人選，住在紐約的于斌總主教，（後榮陞為樞機主教）聞知此事，就命其得力助手雷震遠神父介紹其執友越南人吳廷琰給美國國務院，很快就得到同意，吳氏於是單槍匹馬前往南越以民主選舉方式登上這個新生共和國總統寶座。此君突然於失意中得此夢寐以求的機會，上任後即著手雷厲風行越化政策，強迫數以百萬計在越南的華人入籍，沒收華人幫產，不准華校教中文，甚至要關閉所有中文報社等等，不一而足，弄得整個僑社，惶惶不可終日，當時承認這個新政權的台北政府，自身難保而無能為力給予協助，這些不幸消息傳到住在紐約的于斌總主教耳中，老人家急如鍋上螞蟻，匆匆從紐約飛來西班牙瑪德里

尋求協助。促使他老人家此行的原因可能是他知道鄭爵銘神父帶領出來的學生，有一批曾經過越南，熟悉當地情況，所以在其抵步後即召見我們，說明來意，說吳某不能殺雞取卵，他希望我們有人願去越南協助僑胞解決困難。這真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挑戰，一位德高望重的總主教不遠千里而來提出這樣的要求，我們要如何面對呢？實在不是輕易應對的事，我們經過祈禱和討論後想到鄭神父教導我們愛國愛教的精神後，認定雖然那裡仍是與共黨鬥爭的環境，我們仍應前往協助僑胞解決困難。

事情的演變有時很是突然，我們的逃亡發生得很突然，於今要走回頭路又是很突然，既然決定去，又要由誰去呢？正好此時我們中的一位溫天錫在瑪德里國家新聞學院結業，表示他願意一試，所以，從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七五年之間，我們這群追隨鄭神父的學生，在總主教的護僑精神感召下，前後有半數的回去，諸如劉前沐率先回去籌備自由太平洋月刊的發行，我隨後回去主持自由太平洋通訊社的業務，張必剛神父路過越南，被我們留下主持我們籌辦的另一間高級中學，溫天錫兄弟除了總管自由太平洋協會的業務外，還身兼自由太平洋英文書院的校長工作，還為該校夜學部英越文補習班的工作，既為越南華僑協助解決困難，並在傳播中華文化，盡了棉薄之力。

總括在這廿年間，我們在這個新興的共和國做了多少事，我無意在此嘮叨，但對當地華人與越南政府間我們確實疏通了他們的關係，最重要的是我們促成當時越南總統吳廷琰接見僑社十幫的幫長，從而得准華人投資建立南越當時最新的工業，越南紗廠，華文教育得以繼續發揚，特別為當地的華文報章，做了決定性的幫忙，當年越南政府新聞部藉口怕這些中文報紙宣傳有利共黨消息，一紙通知，要全部關閉，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報館關門，不單令當地華人沒有中文報張可讀，連帶在這十家華文報工作的排字工人、記者、編輯、營業、派報人員，包括這些工作人員的家屬，隨即面臨失業及飢餓的問題，其人數在千人之上，對於這個突然發生的問題，如果得不到妥善解決，那就非常麻煩了，我們為此事向當時的越南政府新聞部交涉，提出解決辦法，為保證這些報紙不刊登左傾消息，我們以于總主教提倡的自由太平洋協會名義，負責與越南新聞社合作，以[自由太平洋通訊社]名義，每天給這些報社提供所需國際新聞，自由採用，這就是為甚麼我會回去越南工作的原因，因為需要能負責任的人管理此事，在當時的實際情況，南越地區正是和共黨進行文攻武鬥的戰場，共黨當然虎視眈眈我們所做的一切，他們亦清楚我們做的完全是文化工作，沒有任何特別政治色彩，我們的工作人員，倖能逃過共特槍下一關，沒有遭遇到如同其他的文教人士滅頂之災，當時我是這項工作的負責人，南越被越共控制後，不但工作結束，我的一家沒法及時逃出，還有三名全副武裝的共軍住進我的小家，隔壁有座新建的五層大廈他們不用，其用意非常明顯，我是被監視的人物，在台灣的親朋好友們，都傳說我已沒命。經過近兩年的努力，我能帶著一家五口回去台灣，很多朋友都為我慶幸。連我自己都認定，這是上主賜我

的特殊恩惠，正如常人所說：魔鬼把門關閉，上主給人留下一個窗口，讓我出來。為甚麼呢？此事我一直在四十年後得到証實，在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我得知當時在我手下工作的一位同事，他亦逃難來到美國，彼此聯絡上後，蒙其贈我一書，記述當年在南越工作的共幹，數次計劃要刺殺我，他們沒有動手，他們說我有保鏢，這真是很出我意外的說法，我從來沒僱用任何保鏢，亦沒有這種能力，只知每天把工作做好，從未考慮過生死的問題，如果他們要殺我，任何時候都有機會下手，好似其他被殺害的文教人士，同業中有數位社長和總編輯，一槍之下，死於非命，一個文化工作者，我們手上除了一支筆外，真是手無寸鐵，當時台北派駐南越大使胡璉將軍，確曾建議我們配帶手槍自衛，為各同仁拒絕，但是所謂我有保鏢一事從何而來思索了很久，有一天我忽然想起幼時學習教理時，修女們告訴我們，人在領受聖洗後，就有一位護守天使追隨左右，保護每一位教友生命的安全。所以他們說我有保鏢，也許就是這位天使做的奇蹟，當然，教會還有這樣的信息，耶穌聖心曾顯示給一位名瑪格麗特的修女，要她告訴世人，凡連續在九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五恭領聖體的人，他會在其生命有危險時，給予護佑，我實行過這樣的信仰。但不敢說能離開共黨的逼害，應驗了前述的信仰，亞肋路亞。

總之，綜觀信仰生活在我一生的過程中，確實給我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有了它使我對生活常保持著信心，遭遇困難的時候，不為煩惱所困惑，保持著樂觀的態度，繼續向前走。很多朋友問過我，兩手空空逃難有無為明天沒飯吃而擔心，老實說，我從未有過這樣的想法，一直就是一天過一天走完這幾十年。聖經上耶穌不是說過天空的飛鳥從不為糧食愁，何況我們是有智慧的人，我記得剛到美國的時候，一家五口，一時沒有工作，有位好心的美國太太願意為我們申請社會救濟金，我很謝謝她的雅意而婉拒，我們自信有雙手必能解決生活的問題，這就是我們敢面對現實，接受生活的挑戰，知道自助天助的道理，包括告訴我們的孩子們，生活在美國這個國家，除了無法競選正副總統外，只要你們有能力，任何高官，富商大位，你們都可以去爭取，同時，在求學方面，我不擔心他們沒有機會升學，我只擔心他們的能力不夠去爭取升學的機會，讀完想學的課程。可幸，他們亦在充滿信心的推動下，把應修的功課修完，進一步得到碩士博士的學位，有能力自立和成家立業。身為人父母的我倆老，亦算盡了人生的責任。謝謝天主鴻恩。所以回想起來，忙忙碌碌過了一生，可以安身立命，我可肯定告訴大家，是信，望，愛三德使我們有勇氣克服所遇見的困難，度此一生，所以我常說：感謝天主，謝謝神父兩句話，絕對不是無的放矢。亦願以此與同道們共勉。

[補述資料] 前段本文曾在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華人天主教的曙光月刊發表過，承同道的鄭治明教授多為指正，不勝感戴。同時他還建議要我補述從越南回台灣的經歷中一些與神職人員有關連的趣事。茲補述於后。

提起我們這群追隨鄭爵銘神父逃亡的學生，一部份再回去越南南方的西貢市工作，完全是

為答覆于斌總主教的意願，去協助在越南的華僑遭遇的困難，有所疏導。我們中首先願去一試的溫天錫兄弟，單槍匹馬展開工作，經過相當的努力，既要求創業，又要解決生活的問題，他於是在僑社中的一間中學執教。在他執教的一班學生中，有一位他認為值得栽培的學生，經過多次接觸後得知他有興趣前往歐洲比利時盧汶大學升學，在那年代任何一位青年能夠出國升學，都認為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事。那時我仍在西班牙的瑪德里，亦正在考慮前往他處改變生活，我的第一選項是想去比利時盧汶學些法文。提起前往比利時，使我想到的第一個人就是那時在這座大学城的一間中國學生宿舍管理人賈彥文神父(後來回台榮陞為總主教)，真沒想到當我執筆憶述這些往事時，我自己突然病倒住院，幾乎離世，就在此時手機傳來消息賈彥文總主教以九二高齡在台北去世，傷心之餘，只有為他祈禱，安息主懷。這位神父因為他的姓賈與假同音，有的同學好開玩笑稱他為「假神父」，但他確實為中國學生做了許許多多服務的工作。這間宿舍據說在很久以前一位比利時籍神父眼見許多流亡中國學生無處居留，特為他們而設的公學，一直保留運用，為中國學生服務。這位比利時籍神父就是後來中日戰爭爆發後，在中國北方極盡全力為受戰火逃亡難民服務的雷鳴遠神父，他也被稱為「抗戰老人」，他因不喜觀共黨的種種作為，在他臨終時遺留下兩句名言：他說：「共產黨不是人，他們是活魔鬼」。結果在中國四川逝世。

我之想去盧汶學習法文，確是一個願望。但是在方法上是不易實現的。此事為當時在場的賈神父所聞，他非常好心的給我建議，願意介紹我去他的一位朋友家小住，天天在實際生活中練習，或許更易收到效果。這實在是一個好意見，我真感謝賈神父雅意。但是好事多磨，許多時候很多事令人不知如何是好。我忽然接到溫天錫兄長來信，要我回去越南協助自由太平洋協會的工作。我以個人隻身流浪天邊，拿的是中華民國護照，如何進入越南，且我所有隨身行李仍留在西班牙，實在不易走動等等理由回信，沒多久，天錫兄的信又來了，說明何時經過巴黎順路前往越南大使館就可取得進入越南的簽證。越南外交部已有電報照會。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的轉變，亦可能是上主的旨意吧。

依據當時個人流浪西歐，確實有不知何去何從的感覺。但在那時西歐因六國共同市場的成立，人民的來往非常方便，週末我常回去盧汶的中國學生宿舍，亦因此認識受天錫兄推薦的那位姓周的學生，由於彼此都可用潮州方言對話，彼此更加親密。特別有趣的是在那個時期，我們這些流亡學生，任何時候想去那兒，站在大馬路傍，舉起右手，向前搖搖，很多好心人士就會停車打聽要去何處，就有順風車前往要去的地方。藉用這一方法我就常利用週末從盧汶前往西德的科隆市，不費分毫，實在回味無窮。我常往西德的科隆市跑，主要原因是想找工作解決經濟問題。當然，若有適當職業那就更妙。在我接到天錫兄的信之前，有一天在科隆市與同學聊天時，同學的朋友拿來一份科隆大學的學生雜誌，西德杜色多夫市的商報，徵求翻譯中文的人才，為該報編排一版的資料，我的同學德文很好，中文卻不夠分量，要我幫忙，我當然願意，於是與該報聯

繫，談好酬勞，結果花了兩天功夫，三人賺了該報一千二百美金。也算是意外橫財。還有一個機會我幾乎前往應徵，亦是該份學生雜誌刊出。那是瑞典國家航空公司徵求識中文，西班牙文及英文的人員一名，在座的同學都認為很適合我的條件，不妨一試，結果還是因為天錫兄的來信急催前往協助而作罷。人生的命運究竟是誰在安排，實在有意思。也因此我不得不安排行程，回去西班牙，束裝就道，走上回越的道途，沒想到在那裡一待幾乎二十年。

為與在盧汶中國學生宿舍各位朋友道別，亦與這位姓周的小同鄉告別。他非常驚奇我要去越南，他很希望我能不時抽空去探望他的父親，還托我帶回一隻玩具狗給他的姪女，抵越南後不久，我如期完成了任務。誰也沒想到這隻玩具狗竟成為我的婚姻接線紅娘。雖然這不是原來主人的意思。

回去越南做的都是文化工作，二間高級中學及一間夜校，名氣都很不錯。何況還有新聞通訊社與新聞界的密切關係，很多活動消息不時見報，僑社問題得到解決，都會與自由太平洋協會有關。何況那位協助吳廷琰登上總統寶座的雷震遠神父，那時他幾乎是吳總統的顧問，很多當地政要或國際友人都會光臨協會與他見面。澳洲的自由黨主席霍華德訪問越南，雷神父亦請他來參觀我們的工作，深表讚揚。我特別提及此人，是他與我後來的故事有關。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越共軍隊進佔西貢市是他們完全控制越南的日子。亦是這個新生共和國壽終正寢的時間。事前我曾向原有政府申請帶家人出境前往臺灣，因我拿的是中華民國的護照，不得要領。只得留下嘗試共黨政權下的生活。越共勝利後，隨即宣佈易西貢市為胡志明市，同時三令五申要所有外僑去外僑局辦理回去本國的手續。這事為我是件進退兩難之事。原因是國籍及身份特別的問題，所以暫持觀望態度。當時像我這樣拿中華民國護照來不及回去臺灣的大有人在，有些平素熟識朋友常來和我談論同樣問題，平心而論，彼此都是天涯淪落人，在那個完全與自由世界隔絕的環境裡，誰也不知道外面發生甚麼事。倒是我這個幹過新聞工作的人有一種獨特的習慣，我每天在清晨時份收聽幾處的中文廣播。如倫敦的BBC中文台，馬尼拉的美國之音，澳洲的中文台等等。有一天，澳洲中文台播出澳洲大選，執政的工黨被反對黨自由黨擊敗。這個消息讓我產生異想天開的感覺。當日這些常來談及往何處去的朋友談及此事，他們亦很興奮，好似找到了一支得救的稻草。我以曾與這位自由黨黨魁見過面為由，建議不妨給他去一信求救，未嘗不是無辦法的一個辦法。於是當天就找來一位教英文的朋友，將與我們較好的朋友十二個家庭的夫婦子女及接受過的教育專長性別年齡姓名等，詳細列明準備寄往澳洲政府總理府。大家好似做了一件非常滿意的事情。可是，這封信要怎樣寄出去呢？因為我們都未申請出境的外僑，如果郵寄被查及，恐有企圖集體逃亡之嫌。唯一辦法就是找國際紅十字會駐西貢的代表幫忙，這也是無法做到的。因為該處門外天天成千上百的人沒誰得其門而入。於是，我想起為甚麼不去聖堂拜聖體，依照鄭神父很多年前教我們向耶穌求助的那編經文求救。那段經文如後：籲，耶穌，我將

[要寄這封信的事]委託與你聖心，求你垂顧，你心所語何言，望你全辦，任你聖心親自辦理。籲，耶穌，我信託你，我依附你，將我全交與你，有你，我一切妥善。耶穌聖心，我依恃你。垂孟。唸完這段經文後，向祭臺上的聖體恭恭敬敬行個禮。走出門外，正好碰上堂區年輕活躍的法籍華天祿神父，順便問他一聲，是否可以幫忙將此信送往紅十字代表寄往澳洲。沒想到他滿口答應，騎上單車，飛也似的而去。心想紅十字會代表處的大門不讓黃面孔的人進去，一位顏色不同的人進入應無問題，一切正如所料，華神父卻沒有完成所托。把信交還給我。我很驚奇。但華神父被告知，紅會不是郵政局，不能代人寄信。第二天，我再去聖堂拜聖體做同樣的祈禱，然後又在堂外遇見華神父，問他是否可以再去一次紅十字會，他照樣很高興而去。去前我順便再嘮叨一句，如果再拒絕，請神父問他胸前掛的紅十字所為何事。神父去後，我沒有即時離去，大約不到一個小時，華神父滿頭大汗回來了。雙手沒見那封信，笑微微的說：[紅會沒有代寄你的信。他做了一份影印本存底。我跑去法國領事館請幫忙將信寄出。]能夠寄出就是好事。我謝謝華神父的幫忙。真是天助我耶。誰也沒想到紅十字會做影印這一行動真的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

為了解決出境的問題除了硬著頭皮去外僑局辦理出境手續外，沒有其他選擇。外僑局外排隊的人非常擁擠，所以只有等待，陪我同去的是我內人，她比我還緊張，她擔心的是我進去局裡，是否還能出來。她知道共產黨人的做法，隨時可以扣留一名被認為有問題的人。我則告訴她，不要怕，既來之則安之。或者多唸幾遍聖母經。排隊等待不算太久，我們就進去了。一位會說不太流利中文的幹部來了。拿來一張報紙四分之一大的表格要我用中文填寫。我完全照實填上，因為我知道他們早就調查清楚我個人的身份和背景。很快我就填畢交卷，沒遭遇任何麻煩，離開外僑局回家。我太太感到一身輕鬆。我自己亦覺得能順利過關，很為愉快。同時我亦知道以後的日子就是等待出境證的批出來，那麼多人申請出境，何時才能輪到我，真的不敢想像。

有人說：最漫長的時間就是等待，一臆都不虛言。從此之後，我每天的工作好似一個轉不完的圈子，先是離家順便去聖堂拜聖體然後乘公共汽車去外僑局望望佈告板，有沒有自己的名字，每次都是失望而歸，回到家裡太太都是照樣問了一句：有消息嗎？我則依例手指向上一指，表示繼續祈禱吧。就這樣不知過了多少天，我照樣行動如儀，有一天忽然看見佈告板上的名單中出現了自己的名字，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為很多先我去登記的友人，都等不到結果，我卻是中途插隊，竟先批出來了。身邊有幾個熟悉的朋友為我叫了起來，甚至問我用甚麼方法得到批准。我趕快轉身走進外僑局領回那張出境證。心中感謝上主的恩賜，很高興地回家給老婆一個驚喜。有了這張白紙護身符，整個問題只等待臺北方面的OK就是了。在這方面我很清楚手續進行的程式，因為申請入台證，當事人必須填表申請及附加的各種證明檔，臺北當局才能依法有據批准。於今兩邊都斷了線，怎樣連接起來，實在是無頭公案。我為此事真是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向臺北方面求救。結果還是徒然。

事情的發展，與我同樣在等待的不只我一人，有幾位甚至比我還急。所以我家小客廳常有幾位客人，談的都是同樣題目。我記得大約是1976年七月，突然有位越南人送來一小紙條，打開一看，是紅十字會代表Mr Guberan，要我去見他。這真是一個意外消息，我當然不知所為何事，次日，我依約去見了他。沒想到紅會那個小門我可以堂而皇之的進去。這位我叫他為古柏龍先生是瑞士人。滿口法文音的英文，我們可以溝通。我問他約我來是為何事？他拿一張申請護照的表格問我是否知道如何辦理手續。他說臺北方面通知可以開始受理，持中華民國護照的人，申請回台定居。對於此事我完全清楚如何辦理。他要我幫忙當然沒有問題。但我無法一人工作，他同意我帶多三人共同進行。我還問他為何叫我來幫忙？他說是從那位神父送來的名單中知道我的名字。這又是一個意外的收穫。說到這兒，我真要特別感謝華天祿神父為我打開走出困境的大門。亦要感謝上主在我最無助的時刻，讓我遇見他助我一臂之力，實現夢想。

我不清楚臺北方面為何突然開門讓我們辦理回台手續。無論如何是值得欣慰之事。不過古柏龍先生亦告訴我，回台的行程是從西貢至曼谷有紅十字的專機免費送往，但從曼谷飛往臺北的機費由各人自負，事前須有人擔保才能成行。這個問題為我一家五口確是大問題。誰能為我擔保呢？我聯絡了許多朋友都無法應允。在幾乎絕望中上主又給我一線生機，因為我們從共區出來，共黨是不會允許我們持有外匯的。他們只准每位成年人帶五元美金出境，連吃飯都成問題。所以有些事真是無巧不成書。我忽然得到一個消息，知道當年一起逃亡的張宇恭同學修道成功，榮升鐸品，從美國學成回台擔任輔仁大學商學院院長，於是急忙要求他助一臂之力，以我內人曾是臺北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西貢分行的員工為由，請求幫忙擔保一家五口回台機票事宜。幾經交涉得到解決，上主啊，你真是仁愛寬厚，助我於危急之時。所以當我們這群幸運兒首批離開西貢降落曼谷機場時。大家都扶相擁抱道喜。中國銀行在曼谷的代表亦派員前來接待我們渡過難關。我真衷心感激。所以，生活上的一些經歷，做的時候沒想到其意義的特別，現在回想起來倒覺得其意義的深長。我自己的努力追求問題的解決，毫無疑問是為自己，所以當紅十字會代表通知我前往協助辦理回台手續時，當然是根據我們寄往澳洲政府那份名單，沒想到當年從臺灣到西貢投資另一間工廠「越美紗廠」的職工及眷屬，都需要辦理回台手續，人數近二十個家庭。這樣一來，兩組人數近一百五十人首批離越回去臺灣。這些僑胞根本不清楚為何突然可以回台。所以當紅會飛機離開越南領空後，紅會代表古柏龍先生在飛機上拿著一罇香檳灑，介紹我給大家認識。說是我幫忙大家辦理回台手續，博得熱烈掌聲。事實上更重要後果，還是我們能夠回台，開啓了後來許多拿中華民國護照的僑胞，分批得以回台的大門。這是我完全沒有想到的。說到這裡我要特別聲明，這個功勞我不能獨佔，原因是因另一位更有影響力的人協助的結果。此話我仍要回述幾句往事。當我得知紅會可以辦理回台手續，首批辦妥的檔古柏龍先生親自送往機場寄出後，我隨即向臺北方面發出十幾封求助的信，說明實際請形，這批信中少不了有一封寄給在臺北的于斌總主

教，因為我們再回去越南工作是應他的要求前往的，所以他亦有多少義務出點力幫忙我。這是事後我得知于總主教有一天親往臺北行政院見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先生，恰巧被時任行政院祕書長的周書楷遇著，一句話應允幫忙于總主教的請求，這就是臺北開門接納旅越僑胞回台的原因。同時另一很特別的事引起我的注意，當我們的飛機在曼谷機場降落後，華航公司的一位職員在找一位與我同名同姓的人，不多不少正好問到我，他說：那一位是何文友先生，他是何方神聖，為甚麼那麼多方面來電話吩咐，甚麼時候有入台證來，這一家人一定要讓他們先出來。我很愕然。我實在不知道為甚麼。不過在我一生的經歷中，遇上麻煩之事時，上主總會安排他的使者助我解危。這次要回臺灣的入境之事，不是一件小事，更不是一位普通神職人員有能力打通，他卻派了一位總主教來幫忙，實在太美妙了。主啊，我要永遠讚美你，直至我生命的最後一刻。